

“路怒”

□ 章慧敏

不会开车的我居然写“路怒”，岂不等同于鸡和鸭之间的对话？也不尽然，旁观者的视角或许多了点客观，何况世间的路有万千条，岂止一条开车的路？

不久前，小米接我去近郊游。我坐她的车不超过三次，但她开车像“斗士”的印象留在了我的心里。记得有次她载我回家，车子堵在了内环高架上，开又开不动，下又下不来，我看她的十个手指不断地在方向盘上敲击，这种焦躁也传染给了我，我的手指也不自觉地在大腿上敲打。这情景有点儿像早些年坐出租车，每当“吃”个红灯或道路拥堵时，目光便不由自主地看向计价器。数字不受控地“噌噌”向上蹿，让人心惊肉跳，掩盖焦虑的动作就是在大腿上敲击手指……

那天，我们从青浦的回程又被堵住了，车速比蜗牛爬行还慢。我看向小米，见她的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一脸平静，全然没有十指敲击的急迫。我俩有一搭没

一搭地说起上了热搜的黄色工程车与蓝色私家车斗气的事，其中那辆黄车被撞击后半车悬在高架桥上，悬！

小米回答我：“这是典型的路怒症，不值得的。他们现在肯定都在后悔。”

轮到吃惊了。开车容易与人较劲的小米怎么如此冷静？小米说她是被一名罚她款扣她分的交警说动的：有次和小米同向的车有挑衅行为，她先是开窗和对方“理论”，然后又加速超越。你追我赶，这动静也太大了。交警核对了小米的驾照后说：“你嘴角有溃疡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大？平时吃得清淡些，多喝些去火的饮料，无名火自然会降下去的。”小米一愣，她根本想不到警察会跟她说与扣分罚款无关的话，正想问警察什么意思，又听他说：“作为司机，开车前最好想一想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？是去单位上班，还是让家人为你开斗气车担心……”

回到车里的小米冷静了，她钦佩交警

教育路怒症“患者”看似不经意却句句在理。这以后心平气和地开车成了她的准则。小米说，当你做好了心理准备，问题就容易解决了。现在的她，出发有提前量，给自己留余地，碰到事情不至于着急，心情自然好多了。“路怒”折射的是心理不成熟，情绪上来了，只顾发泄，不计后果。小米是聪慧的，她及时反思并调整心态，开车的路相对平坦了。

人生之路很长很曲折，每个过路人都可能碰到心理障碍和难解之题，但往往是情绪控制得好的人要比生火发怒的“路怒”的人先过难关。

我一个小闺蜜几年前和另一名学历相仿的新人同时入职，小闺蜜逢人喊老师，因为她太清楚自己的劣势了：毫无工作经验，需要帮助，需要积累，任何老员工的指点于她都是“葵花宝典”。而另一个新人却难以接受被人差遣的状况，他觉得听人摆布意味着软弱，哪有自尊可言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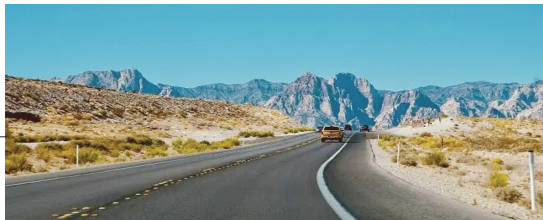
小闺蜜如今已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，而怨天尤人的新人却“怒”走了自己。用才能换认可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有“怒”的精力还不如充实自己。

就在昨天，我一远亲在电话里跟我抱怨，把单位家庭的不如意都归罪在父母身上，怨天怨地怨父母，似乎父母没钱没势才导致他人生路上一团糟。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，不是“路怒”又是什么？

在我们眼里，孩子的情绪一会儿是狂风暴雨，一会儿又阳光灿烂，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，需要身边的“副驾驶”及时提醒和关照，引导他们正道向前。然而，如果成年人也像孩子般地不成熟，老是发脾气，那心理上多少有些问题了。

我写“路怒”不写“症”，“症”是病字头，许多人还没到那个程度，但心理健康是一辈子需要自我调节的，别让“路怒”成病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

点 滴

“两面三刀”原为建筑术语

□ 刘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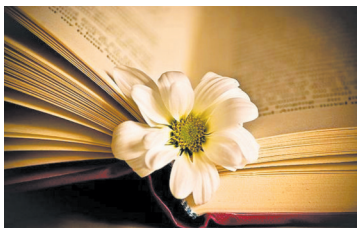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两面三刀”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贬义词，指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，也指在两方面搬弄是非。其实，“两面三刀”原是古代的一个建筑术语，后来才过渡到现在的意思。

“两面三刀”原本指的是瓦工砌墙的基本技巧，包含了瓦工砌墙过程中涉及的“两面”和“三刀”两个内容。“两面”是指砖的两个黏结面，一般是下面和一个顶面或侧面。当瓦工左手拿起一块砖时，会让砖块在手掌上迅速打转、翻身，目的是观察砖的外形。选定两个平整、光滑的砖面作为黏结面，这样砌出来的砖墙才会结实、美观。

“三刀”指的是砌一块砖时，用瓦刀从灰泥（即在黄泥浆中加入适量石灰浆所得的浆）桶中挖上一点泥浆后，分三次抹上砖的黏结面，即正面两条灰埂子，顶面或侧面一条灰埂子。“三刀”最讲究刀功，上的泥厚了，砌出的墙就会歪歪斜斜，不结实，甚至会倒掉。“泥口”均匀，砖面结合才能稳固、结实，黏合度高。

古代对瓦工学徒的培养，就是从“两面三刀”开始的。上墙操作时，师傅往往故意让徒弟夹在技术较好的两位瓦工中间，在同一道墙上砌筑，目的是逼迫徒弟注意质量，加快速度。徒弟在两个高手间忙得汗流浹背，在此过程中，就逐渐学会并熟练掌握了“两面三刀”的技巧。

——摘自《老年博览》



人生真好玩儿

□ 蔡澜

这个人生真的不错，真的好玩儿啊。有两种想法：如果你认为好玩儿就好玩儿；如果你认为不好玩儿就不好玩儿。就像你一出门，看到满天乌鸦嘎嘎地叫，这个很倒霉。但是你想，乌鸦是动物中唯一会把食物含着给爸爸妈妈吃的，这种动物很少，人类这么做的也少了。所以说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里，要把人生看成好的，不要看成坏的，不要太灰暗。

我是最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的，因为我想我可以跟他们沟通，我自己心态还算年轻。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跟我还是有一点代沟的，我比他们年轻一点。

尽量地学习，尽量地经历，尽量地旅游，尽量地吃好东西，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喜欢看书，喜欢看很多很多的书，什么书我都看。小的时候看《希腊神话》，喜欢看这些幻想的东西。那么就喜欢旅行，一喜欢旅行，眼界就开了，看人家怎么过活。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去看外景，那个地方叫伊维萨岛，退休的嬉皮士在那边住。有个老嬉皮在钓鱼。我一看，他前面那些鱼很小，我一转过头来，那边的鱼大得不得了。我说：“老头儿，那边的鱼大，你为什么在这边钓？”他看着我，说：“先生，我钓的是早餐。”没错儿，一句话就把你人生的贪婪，什么都唤醒了。

在旅行过程中，你可以学到很多人生哲理。另外一次，在印度的山上，一位老

太太整天煮鸡给我吃。我说：“我不要吃鸡了，我要吃鱼啊！”那老太太说：“什么是鱼？”她都没见过，那是在山上。我就拿了纸，画了一条鱼给她看，说：“你没有吃过真可惜啊。”老太太望着我说：“先生，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什么可惜的呢？”这也是人生哲理。

我认为年轻人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，只要有心的话，总有一天给你们做到。这就是年轻的好处。要在玩乐中体验人生，在平常的烟火气中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我到个餐厅去，吃了感觉很好吃，就写文章推荐给大家。做生意的确不容易，我不会随便骂人。至少呢，我写的那些文章人家拿去，会彩色放大了以后贴在餐厅外面。你到香港去看好了，通通是。总之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很用心地去做，样样东西都学。有一本书教你怎么做酱油，我也买回来看看。我也练练书法、刻刻图章。学完了以后，就样样东西是专家。所以，人的本事越多越不怕。

有一天我坐飞机。深夜的飞机多数会遇到气流，这架飞机就一直在颠。颠就让它颠吧，我就一直在喝酒。旁边坐了一个澳洲人，一直怕，一直抓。飞机稳定下来以后，他看着我，非常之满意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喂，老兄，你死过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活过。”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文 苑

秋虫唧唧觅乡愁

□ 任彩芸

夜幕降临，西边深红的晚霞逐渐变紫、变灰、变黑，终于遁去。我漫步于校园小径，草丛深处秋虫“唧唧——”的声音，清越入耳，轻叩心扉，唤我回到时光深处。

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，村子背靠深山，临潺潺溪水。我家西侧毗邻一块菜园，门口正对着一片稻田。乡村的夜晚，是热闹非凡的。深山丛林和稻田里的虫子不知疲倦地嘶鸣，我枕着虫鸣入睡，伴着鸡鸣醒来。

秋天的夜晚，蟋蟀是最欢腾的存在。皎洁的月光下，草丛间、石缝里、叶片上、屋后土坡旁，是它们歌唱的大本营。晚饭过后，我喜欢搬一张竹椅放在家门口，躺在上面数天上的星星，细听蟋蟀齐声合奏。那声音时远时近、时高时低，汪洋恣肆，如集市里鼎沸的人声。我渐渐地闭上眼睛，任由思绪驰骋万里。我想象自己化作一尾鱼，在清泉里自在游弋；化成一缕清风，飘过千山万水；化为一朵白云，俯瞰众生。阵阵清风袭来，伴着雨后泥土的芬芳，浸润着庄稼的清香，无限美好。

此时大人们则聚集在村尾的梧桐树下，闲话家长里短，谈论庄稼长势，有说有笑，热闹得很。白日里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疲惫，在闲聊中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小孩子则像乱蹦跶的蚂蚱，没闲得住的时候，一会儿在草垛间捉迷藏，一会儿在草丛里捉蟋蟀，玩得热火朝天。我有时会加入小伙伴们捉蟋蟀的队伍，蹑手蹑脚地拨开草丛，翻起石头，惊喜地发现一只蟋蟀伏在地上。我屏气凝神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一捂，一抓一个准。小伙伴们捉到蟋蟀，通常都要比拼一番，把蟋蟀放在同一个水桶里，让它们角逐格斗。大家围在水桶边，脑袋碰着脑袋，欢呼雀跃，为自家的蟋蟀加油打气。嬉笑声像豆子似的，坠落一地。

后来，昔日的玩伴，燕子一样一只一只飞走了，只留下零星老人，守在那个叫六石的小村庄。而我，离家求学，乡愁就像一瓶陈年老酒，离乡的日子越久，乡愁就越浓。

如今，听着蟋蟀的鸣叫，往日画面闪过，撩拨着我内心深处的乡愁，久久无法排解。不知故乡的蟋蟀，是否叫得更欢？

——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

■ 赐稿邮箱：dtwbzl@163.com ■